



中国专业作家小说典藏文库
王鸿达卷

警察同志

王鸿达◎著

JINGCHA
TONGZHI



- ◎城市和鱼
- ◎警察同志
- ◎关于手枪的记忆
- ◎方庄行动
- ◎熊死于非命
- ◎七公里半和三条鱼

 中国文史出版社

中国专业作家小说典藏文库
王鸿达卷

敬 察 同 志

王鸿达
◎著

JINGCHA
TONGZHI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警察同志 / 王鸿达著. — 北京 :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20.2

(中国专业作家小说典藏文库·王鸿达卷)

ISBN 978 - 7 - 5205 - 1417 - 0

I. ①警… II. ①王… III. ①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
国 - 当代②短篇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9)第 230574 号

责任编辑：卢祥秋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八里庄 69 号院 邮编：100142

电 话：010 - 81136606 81136602 81136603（发行部）

传 真：010 - 81136655

印 装：廊坊市海涛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20 × 1020 1/16

印 张：18 字数：234 千字

版 次：2020 年 2 月第 1 版

印 次：202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59.80 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目 录

雨	1
便衣阿西	12
城市和鱼	24
老乡是一棵树	34
飞行夜总会	43
黑麻雀	58
大鹿岛	94
丢手绢	105
关于手枪的记忆	115
片警温良友	132
方庄行动	174
有奥运会的日子	187
新疆的月亮	195
警察同志	209
熊死于非命	242
窑地	255
七公里半和三条鱼	267

雨

1998年的夏天是从一个闷热的傍晚开始的，许多年后白矾还会记起这个夜晚来。家里的阳台上突然窜出许多红蚂蚁来，白矾家住在五楼，它们是从哪里爬出来的呀？阳台上还有一股咸蒜味，是从一只没有盖严的罐头瓶子里发出来的。咸蒜是妻的一个乡下亲戚带来的。这个亲戚来时脚上穿着一只露着破洞的农田鞋，脸上带着一丝暧昧的笑。除了这罐咸蒜，他还从那个脏兮兮的黄书兜里掏出十个红皮鸡蛋来。他走时，妻送给他一双棕色皮鞋，这双棕色皮鞋白矾只穿过两回。

白矾在吃晚饭时还喝过一瓶啤酒，他不胜酒力，很少一个人在家喝酒，哪怕是啤酒。不知是不是因为天气闷热的缘故，啤酒是冰镇过的，从楼下食杂店买来时酒瓶上就泛着一层凉森森的白气，这让白矾胃里很舒服。头有些晕的白矾刚才在卫生间里涮拖布，听到妻子的惊叫声，他跑到阳台上来。身子大了一倍的妻子站在阳台上，她本来是到阳台上来透透气的，嘴巴张了张就停住了。顺着妻子的目光，白矾就看到了那些红蚂蚁手脚无措地向阳台上上面的黑窗玻璃镜上爬去。如果在白天能看见它们留在上面细小的足迹，因为那上面蒙上的细细灰尘有几个月没有擦了，这活以前都由妻子来干。

“要下雨了。”

妻子没有理他，后来她说肚子痛，很痛。

白矾就像那些蚂蚁一样无头无脚、手脚无措地慌乱起来。

妻子住进的这家厂医院就是她工作的医院，妻子是内科护士长。由于是厂附属医院，夜里看病和住院的病人都很少，走廊里几乎是空荡荡的。妇产科外面的长椅上只坐着白矾，妻子被推进去了。临进产房前，那个值班的男妇产科主任还对他笑了一下：“放心吧，没事的。”他紧绷的面孔这才松弛下来。那个护士叶他也认识，以前是内科的。走廊里不知哪里的水管在漏水，滴答滴答。这个医院他是熟悉的，妻子工作的内科病房就在这个环形走廊的东头二层楼上，妻子当护士长之前常值夜班，那些小护士和他都熟，有人还管他借过书看，叶红莉就管他借过《虹》。

这个时候该是几点钟了？走廊尽头的窗玻璃外终于下起了黄豆粒大的雨点，噼噼啪啪的，盖去了水管滴水声。他的心不由得跟着炒豆似的雨点声烦躁起来。

那扇门被推开，先是护士叶走了出来，告诉他：“你老婆得做剖腹产。”

“要紧吗？”他的嘴张了张不由得担心地问。

不等她回答，男主任随后就跟了出来，“没问题。”男主任叫他到医生办公室来一趟。他乖乖地跟他走过去，男主任从桌上拿起一张手术单子，叫他在上面签字。他怔怔地看着男主任。

“没问题，这只是个小手术。”男主任的手像女人一样白。

他麻木地不太流利地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他重新坐回到那张长椅子上去，脸色有些凝重。他听到妇产科主任正在打电话向院里要值班车到血库去取血。“赶上雨天路上可能要耽搁一些时间，不过没问题。”主任走出来时看见他站起身来又这样说了一句，他打了一个哈欠。

那扇门又在他身后关上了。他不知道还要等多久。走廊尽头窗户上的雨声还在单调地响着。那些蚂蚁该被渗进来的雨点击溃了吧，走时他忘了关窗。

“其实你应该有这个心理准备。”护士叶又从门里走出来说。他知

道她指的是什么。妻子盆骨窄，第一次领她回家母亲就看出来了，很担心地说恐怕将来生孩子费劲。更让人担心的是她三十四岁上才怀孕。

“她怎么样？”

“刚刚给她打过一针安定痛，她安静下来了。你们也真是……”

叶说，又扭着她宽宽的丰满的臀走进门里去了。

他不知叶想说什么。

叶在内科时常听到妻子谈论起，说叶是一位独身主义者，不过她已做过三次流产了，是避孕失败。白矾听到后说：“别人怎么一搭就能怀孕呢……”他们结婚六年了还没孩子，这确实让他们很尴尬。许多人还以为他们不要孩子了呢。

噼噼啪啪的雨声在深夜里加大了，他听到院子里汽车的熄火声，一道光亮划过流着雨泪的走廊上的窗户。一阵纷至沓来的脚步声从走廊上传来……他的心又重新提到嗓子眼。恍惚中，他看到了一铺炕的血，母亲生小妹时大出血差点儿死掉，那辆迟来的救护车在崎岖的山路上颠簸到天亮才到达小镇上……

咣——那道门又被推开了。叶手里托着什么走出来。“恭喜你，你得了个千金。”这个满脸皱纹闭着眼睛的小人儿就是他的女儿？他犹豫地伸出了手……

随后妻子也被推了出来，她躺着手推车床上，疲惫的脸透着惨白，一缕湿漉漉的头发沾在她面部肌肉松弛下来的额上。她勉强地笑了笑，那目光却像母羊一样安静。

“……护士长怕传染上别的病毒，没有用血库里的血，她是硬挺着做完的。”额头蓝帽下渗着汗珠的男主任说。

他的胸口有什么东西堵了堵，前两天在电视新闻中看到，一位母亲和她的两岁大的孩子就是因为母亲的一次输血，都感染了艾滋病。那孩子天真的目光让他恐惧。

病房里异常安静，早晨的晨曦是一点一点透过窗镜水样漫进来的。

雨刚刚停歇了一会儿，天还在阴着。妻子和那新生婴儿都睡过去了，他也打了个盹醒来。这才发现四张床位的病房里靠东墙角的床上蜷缩着一个人，她面对着墙，黑黑的长发用一条手绢束着，从侧影的轮廓上看，她也就是二十一二岁的样子。

早上上班时，不断有人进来看妻和婴儿，都是妻子的同事。妻子的脸上挂着很满足的笑。很多人眼里是惊异的神色。

雨不知什么时候又下了起来，溅起外面水泥地面上一串串水泡。

叶在交班前又进来一趟，她手里拿着一份出生证明，并问他给女儿起名字了吗。他认真地想了想不知叫什么好，他还从来没有想过。叶说：“你不是作家吗？”他茫然地望着叶，叶说：“就叫雨吧，夏雨多好。”妻子同意了。叶抓起雨的一只脚蘸上红印泥往那张白单子上印，一只丑丑的大脚丫就印到了上面。围着的人都笑了，雨并没有哭叫。黑黑的眼仁盯着人脸看。

“四床，准备手术，你家里的人呢？”

刚刚还有一双目光小心翼翼地往这边探望着。雨黑黑的眼仁让病房里充满了生气。这会儿听了叶护士的话，那个背过身去的四号床姑娘的肩胛轻轻地抖了抖。

叶走出去了。窗外的雨还在发疯地下着，想回去取些什么东西的白矾也走不出去了。尽管医院到他家只有几分钟的路程，是为妻子上班方便，他们才住在这里的。叶去过他们家，有一天上午叶下夜班来找休班在家的护士长到院里开什么会，妻子匆匆下楼走了。叶说她想借两本书看看。书挑好了，外面下起雨来，白矾就说：“等雨停了再走吧。”他是怕淋湿了他的书。妻子把家里唯一的伞带走了。叶就在他家里等了起来。他们那天的话题不知是怎么引起来的。叶问他们为什么到现在还没孩子。白矾就有些脸红。

“你们不想？”

“想，怎么会不想……”

“那是你的问题？”叶又轻轻地探询什么地问。

不等他回答，叶又轻轻地叹息了一口气，说：“怀孕对你们是喜事，对我却是灾难。”那时叶已做过两次人流了。

叶的大胆让他有些吃惊。春天的雨让屋子里泛起了阵阵凉意，在门廊里叶说她多想让他抱住她，他白细的手指也有些发凉……面孔有些不知所措地望着她。后来直到妻子怀孕，叶眼里揶揄的神色才消失。

咔嚓——一道闪电划过窗外阴郁的雨幕，一个人影疯疯癫癫跑到院子的雨水里去，接着几个穿白服的身影追了出去，是叶把那个像蛇一样扭动着身躯的人影抱住了。那个披头散发的人影嘴大张着嘶哑地在说着什么。是四床那个姑娘。

过了一会儿，叶过来说：“她被打了一针镇静剂，在产房里安静了下来。”

叶说她是昨晚被一个男人送到这里来的，那男人留下一笔住院费就不见了踪影。

“她家里人知道吗？”

“她怎么会告诉她家里人呢。”

“他没有留下地址，那个送他的男人？”

“男人在这个时候都会像畜生一样躲得远远的。”叶说。

傍中午时，那个姑娘是被一个小护士搀扶着走进病房的。她疲惫的脸上夹杂着一丝痛苦绝望的表情，目光空洞洞的。

妻子示意我把一杯冲好的奶粉拿给她喝，她紧咬着嘴唇摇摇头，又蜷缩着身子背对着墙在那张床上躺下了。

妻子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到了晚上也没见她吃任何东西。她依旧头朝墙躺着，只有偶尔雨的一两声啼哭声，叫她的肩膀微微动了动。她面朝着墙嘴里默默念叨出两句什么“看见，看见……”那个小护士说那个胎儿已经四个月大了，放在托盘里没敢叫她看一眼。

次日早，叶过来上班，她给妻带来了她煲的乌鸡汤，又盛出一碗给

四号床的姑娘，她依旧摇摇头，头冲墙嘴里在磨叨那句：“看见……”

“你看见什么，那是个孽种，你想他有什么用，为这种男人伤坏了身子不值得。”

她的肩头一颤，接着就嚶嚶地哭了起来，和着外边的雨声。等她哭够了，叶又把鸡汤给她递过去，她伸出一双弱白的手接过去感激地喝了……

白矾和妻子都轻轻地松了一口气。

白矾本来想在她情绪好些的时候，问问她家里的情况，看看能不能帮助她做点儿什么。可是这天下午他突然接到报社打来的电话，要他上抗洪前线采访。连续两天两夜的降雨让他们这个城市外围的嫩江遭受到了四十年不遇的洪灾汛情。他急忙通知了妻子在乡下的母亲来照顾她，就匆匆赶回报社随一支抗洪支援的队伍坐车去了。

江湾乡白矾以前也来过，是到乡下来采风，也吃过江里的鱼。此刻这条江却变得丑陋无比，暴涨的江水使弯曲的江面像个大肚子孕妇，浑浊的江水肆无忌惮地冲向两岸大片的农田和村舍，许多土房屋都泡在浑黄的水下面了。天空中的雨云压得很低，白矾和市里来的两个电视台的记者站在高岗处，从上游不断冲下来这样一些漂浮物：房檩木、红木箱、门板、马尸、狗尸……还有一个穿红衣服的小女孩儿的尸首，小女孩儿两手死死地攥着一只黑狗的尾巴，不知是狗先被呛死了，还是小女孩儿先被呛死了。和白矾一同来的记者小D要下水去打捞小女孩儿，被另一位年纪大的记者拉住了。小D就蹲在高岗处呜呜哭了起来。风声和着雨声把小D的哭声吹得很远……那边一群如蚁的人群在一条新修的堤坝上背着沙石袋、黄草包忙碌着，每个人的脸上都呈现出一种像天空一样的灰白色，眼丝红红的。他们对眼前的一切似乎已司空见惯了。那个乡长说他们已在这里干了五天五夜了。

夜里乡长要安排他们到离堤坝远一点儿的村子里去住，可白矾非要住在这里，乡长就安排他们和他一起住在伙房的帐篷里。这个帐篷夜里

烧火做饭没有那么潮湿。做饭的伙夫是一个五十几岁头发花白的老头儿，是当地村子里的农民，他一直蹲在一口大锅前忙活着，半夜还要给守在坝上的人送饭。乡长半夜也没回帐篷里，他在堤上巡查。

“你们是城里来的？”哗哗剥剥燃着的火驱赶着浓重的湿气，火光中映出一颗瘦瘦花白的脑壳来。

“是的，老人家你家里人呢？”

老头儿告诉他们，他两个儿子一家已疏散到几十里外的一个村子里去了，他还有一个小女儿在城里打工，让他牵挂的不是他儿子，而是他的小女儿。他很害怕她这时回到村子里来，因为村子里已变成一片汪洋了。老头儿在石头垒起的锅灶前重重地叹了一口气。

乡长在下半夜两点才打着手电筒回来，他脱掉沾满泥巴的雨靴子，偎在草铺上就睡着了，并且打起了很重的鼾声。

“快……快撤……决堤了……”他们在乡长大声的梦话中惊醒了。醒来天已大亮，乡长也醒了，火烧屁股似的又跑到堤坝上去，透过帐篷门望去，堤坝上的人又像蚂蚁一样默默忙碌起来。

雨停了。闷热起来。到了中午似乎从厚厚的铅灰色云层中散出一线热热虚白的光来，灼着一副副裸露在外湿漉漉黑黝黝的臂膀。

刚刚歇息的人或蹲或坐在堤坝上吃起饭来，一碗菜汤，一个馒头，呼呼噜噜一片响。从上面的江水里还不时冲下来死猪死狗死猫来。

远远地，乡长一个人提着一个网兜沿着堤坝底下低头走过来。

“你在找什么？”

“蚂蚁。”

“蚂蚁？”白矾有些没大听懂。

“上游两处村子决堤就是蚂蚁穿的洞，死了十好几口人呢。”乡长说。

白矾就想起自己家里前几天阳台上的红蚂蚁，那蚂蚁是怎么爬上去的呢？

到了晚上，乡长的网兜里已兜了一堆黑蚂蚁来，个大腿长。乡长就叫老头儿用油炸了，端出一盘很好的菜给他们吃。乡长嚼得牙齿咯吱咯吱响，很香。白矾的胃里像爬进了蚂蚁，冒出一阵酸水来。

三天后的傍晚，瘦了一圈的白矾回到了城里，妻子还住在医院里。白矾没有回到家中，直接回到了报社，打算把采访完的稿子在报社打完再回去。等他敲打完最后一个字，他的手机响了，对面墙上的时钟已指向了夜里十一点。手机是成打来的，问他在哪里，他说在报社。成接着说：“你失踪了，这几天打你手机也打不通。”白矾说他去抗洪前线采访去了，那里没有信号。成问他什么时候回来的，他说就今晚才回来。成说：“你出来吧，犒劳你一下。”肚子里像听到了成的声音似的，咕咕叫了起来。他问清楚成说的经纬街上19号那家韩国狗肉馆，就打起一把黑雨伞走出去了。外面的街上还下着毛毛细雨，路灯迷迷瞪瞪的。

他走到经纬街上19号那家鲜族人开的店里，成和一个他不认识的男人在一张靠窗的桌旁，桌上是一锅热气腾腾的狗肉，底下在冒着蓝蓝的火苗。成见他走过来，给那个不认识的男人在介绍：“这是我的同学，他现在是‘名记’了。”那个不认识的男人在朝他点点头。成是他大学中文系的同学，毕业没两年就下海经商了，现在是一家装潢公司的老板。

成给他倒了一杯啤酒，成说：“你瘦了。”

雨还在窗外慢悠悠地下着，店内的客人不多，大概已过了饭时。

成和那个不认识的男人在刚才正在谈论着生意上的话题，这会儿又继续谈论下去。

窗上的雨泪中晃出一个瘦瘦的面孔来，恍惚中他好像又坐到了那矮矮的潮湿的帐篷里了。生锈的铁锅沿上始终在冒着热气。

“洪水正在向这个城市逼近。”白矾自言自语地说。

两个人停下来，怔怔地看着他。

翻腾的狗肉锅里在氤氲着香气，白矾眼里浮现出江里漂浮下来的狗

尸来，刚刚很饥饿的胃里忽然没了胃口。他只要了一碗冷面。

吃完饭出来，成说：“我们去玩一下吧。”

白矾没想到这个时候还有歌厅在营业，从一些灯光暧昧的歌厅门口走过，里面传出一些男女的歌声来，不等他们走近，就有妖艳的女子身影迎出来。他们几乎是被拖着走进去的，好久没闻到香水味了。

成又要了一些啤酒和拼盘，三个妖艳的女人拥着他们坐在卡座里，成和那个不认识的男人掏出烟来，那两个女人很熟练地拿起桌上的打火机咔嗒打着，竖起一道长长的蓝火苗来给他俩点着。

那个男人站到屏幕前，他的歌声像在吼。成悄悄凑到他耳边问：“你有多久没近女色了？”他从成眨动的眼神中明白过来什么，自从妻子怀孕后，他差不多有一年没做那事了。

两瓶啤酒就让白矾头昏昏沉沉起来，头垂在茶几上。他好像听那个男人跟成说：“我们带他休息去吧。”之后的事情他好像又回到了那个矮矮的帐篷里，黑暗中一双手在解他的衣扣。“别，别……”他清醒过来，摇了摇脑袋，模糊的视线里有一个白皙的轮廓，是刚才那个女孩儿？她最多有二十岁。

“你怎么啦？”

“我、我不行……把灯打开……”

灯打开了，他的额头上出了一层虚汗。灯泡昏黄，狭窄的房间散发出一种发霉的味道，和女孩儿身上刺鼻的香气混合在一起。

她把刚刚脱掉的一件薄衣衫又重新穿上了，转过身来，她的拇指上顶着一只避孕套。

窗外的雨还在不停地下着，打在遮挡得严严实实的小窗户玻璃上，沙沙啦啦地响……

“你最好快点儿，我们的时间不多了。”

“我们唠唠嗑吧，小费我会照付给你的。”他回过神来，怔怔地望着她。

“你是哪里的人？”

“乡下的。”

“是江湾乡的吗？”他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这么问。

“是……”她很小心地说。

“为什么干这个？”

“家里遭灾了，父亲还有病，总得挣钱给他们……”她似乎叹了一口气。

他的眼前浮现出一颗瘦瘦花白的头来。

他不知该不该告诉她他刚从那个乡下回来，洪水让他看到的村庄变成一片汪洋。脱了缰的野马一样的江水载着马尸、猪尸、狗尸……他肌肤一阵阵发冷。

出来后，他看到成和那个男人已坐在前厅的两只高脚凳子上，他们神色都深有意义地瞅着他。那个姑娘走过去同老板娘低语了一句什么，老板娘也用那样的眼神瞅着他。他刚要掏小费付给那姑娘，成说：“我付过了。”他没有听成的，还是把钱放在了那个姑娘面前的台面上。临走他对那个隐在红黄灯光里的老板娘说：“洪水正在向市区逼近。”

老板娘莫名其妙地在灯影里望了望他，在他走出门之后好像说了一句什么。

走在街上，雨淋在头上，成仰头对着夜空中纷纷飘下的雨丝，抹了一把脸说：“你待了这么久，真是久旱逢甘雨呀。”

“你说什么？”他听明白了就急赤白脸地说，“我什么也没做。”

“什么？”成和那个男人都回过头来，惊讶地看着他。

“她说她是刚从乡下来的，家里遭了灾。”

“每一个来这里的姑娘都会这么说的。”成叹了一口气，“怪不得老板娘会那么说。”

“她说什么？”

“她说你傻×。”

白矾不去介意了。整个城市都笼罩在雨幕中，他和威还有那个男人，在一个街口分的手，他要直接去医院看看雨。

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女孩儿的父亲了。

便衣阿西

阿西叫陈阿西，阿西在做警察之前是一个卖肉的。在奋斗路副食品商店卖肉，是份挺俏的工作。那年头买肉还凭票供应，逢年过节找阿西走后门买肉的人挺多。当时社会上流行着这样一句顺口溜：“方向盘，听诊器，蓝大褂，老婆不找也有人挂。”这蓝大褂就是指阿西做的行当。

阿西做了警察后好多人不理解，包括阿西的女朋友小芹。小芹也是奋斗路副食品商店的一名营业员，是卖糖果的，细高挑的个儿，大眼睛，梳着一根李铁梅式的长辫子，一笑甜甜地露出俩酒窝儿。

知道阿西做了警察后，小芹说：“以后俺爹再也吃不到猪腰子了。”

陈阿西就笑笑：“吃不到猪腰子总比吃不到猪肉强吧。”

小芹已习惯了看陈阿西穿着蓝大褂站在肉案柜台里砍肉了。圆圆墩墩的阿西，手里挥动着胖月牙儿形砍刀，一刀一刀在切割着肉。柜台外是默默排着长队的人群。头一回买肉，小芹对这个理着小平头的小伙子说：“把猪腰子砍给我吧。”陈阿西注意看了她一眼，就把猪腰子砍给她了。

“你爹那东西有毛病？”

“你爹那东西才有毛病呢。”

对象处得久了，陈阿西开玩笑地说了一句。而后，阿西不怀好意地笑了，当然他们已经很熟悉了，已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

阿西是在这天下午看到郭三把手插进于老师的裤兜里把肉票掏走的。于老师是陈阿西的小学老师，也是郭三的小学老师。上个月刚刚死

了丈夫，丈夫的户口也被注销了。因此于老太太的副食供应基本上只有一个人的二两肉票。如果这二两肉叫阿西砍，阿西也觉得挺难砍。现在好了，郭三这个小时候就爱占便宜的家伙帮他解决了这个难题。他的嘴吃惊地张大了。郭三从他手里买走肉时，似乎还冲他挤了挤眼睛。是他帮助郭三把肉从于老太太手里拿走了？他有点儿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全神贯注排队买肉的人没有人注意到这一切，没有人注意到走到角落里去抽泣的于老太太。于老太太穿着一身黑棉衣，她还在服丧。冬日里难得的阳光透过挂着霜花的窗子射进来，照在人们的脸上。屋子里的炉火也暖融融地映在人们的脸上。这一切都使众人的脸像案上的猪肉一样鲜红了起来。

店里买肉的人渐渐走了去，于老太太还站在那里酸楚楚地抽泣着，当然她不再去诅咒那个偷去她肉票的人，而变成了自哀自怜地低低哭诉：“……唉，老东西，你这么急着先走了是干什么去呀，丢下我一个人可怎么办呀？一个人只有这可怜的二两肉，现在好了，这可怜的二两肉也没有了，这个年让我怎么过呀……”一串泪珠从她的眼里扑簌簌掉了出来，谁看到了都会感到心酸。直到下班关门了，她才离开奋斗路副食品商店。

阿西回到家里，小芹把肉接过去在手里掂了掂，说：“怎么少了二两？”

阿西说：“给了老于太太二两肉，她的肉票被人偷了。”

“哪个老于太太？”

“就是从前我的小学老师。”

“肉票被人偷了应该找警察来管。”

“这件事情是该由警察来管，可你总不能让她在店里哭一夜吧？大过年的，她上个月刚刚死了丈夫……尽管小时候她用板条打过我的屁股，可人总该讲良心的。想想她一个人过年也真是够可怜的。”

“那你过年就别吃肉了，我的这份肉还等给小宝下奶呢。”

“行，我也是这样想的，我现在整天闻着肉味儿见着肉就想吐。”